

竹堂遺稿



				和
		二六		書
		六		門
		六		
		九		
		九		
四	架	函	號	類

233

原	文	閣	內
二六	二六	二六	和
六函	二六	二六	書
一	四	九	
一	冊	號	類
架			

譜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6269
冊數	4 ( 1 )
函號	206 233

206-23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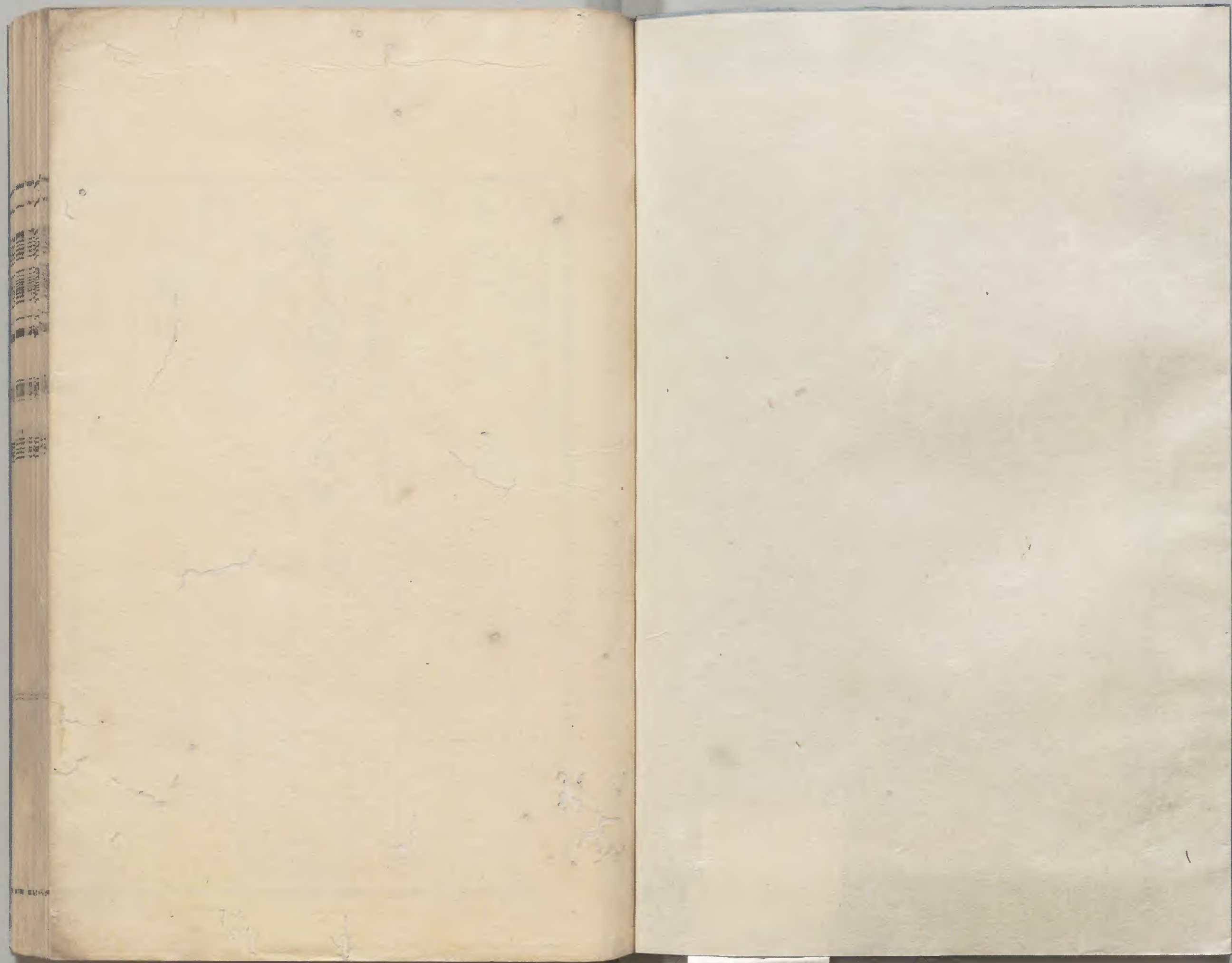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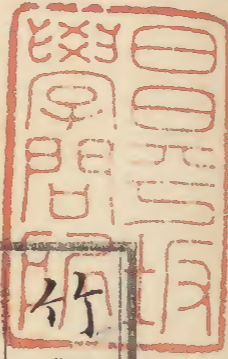






509-533





竹堂遺稿目錄

卷之一



頌

乙卯三周頌并序

壽高橋靜山翁頌并序

化石頌

判

私議判

疏

竹堂遺稿



竹堂遺稿

募建四適堂疏代人

啓

賀堅田侯啓

賀吉田侯啓

賀就真啓

讀

讀韓非

讀逍遙遊

祠堂神主

傳

温石君傳

說

硯名一静說

愛松說

賞菊說

思親說

放紙鳶說

竹堂遺稿



紀事

紀扇淵子事二則

紀事二則

紀佐々木盛綱事

紀玉枝帶助事

紀某殺狼事

紀源為朝事

紀宇治公事

紀是字夢事

紀小清水之敗

解魔法師

序

語意考質疑後序 代人

上藤長君序二首

冬至馮綠館燕賦詩序

送松田某遊草津序

送新子固之函館序

悠遠亭詩卷序

行堂遺稿



贈山君考序

宴屋氏宅序

淺井君士健太孺人七十壽宴序

叙堅田侯画帖

送淺井氏序

增山氏書文章軌範序

賀渡邊君子亮增秩序

竹林宴集序

書

代萩原君答某人

復中村子寅

簡布施氏

上某人

與某人

託子寅致語南畝

語山君考

與中村子寅

與山君君考



與人

卷之二

記

玄猪記

遊高田記

遊金地林園記

遊秋氏莊記

觀梅記

靈芝記

清曠樓記

水月樓記

荷堂記

觀月記

遊伏氏莊記

宴翠竹園記

觀牡丹

菴葱亭記

聽琵琶記

竹堂遺稿



聽幸若歌曲記

布袋舞圖紙背記代人

大父保某硯記

睡翁亭記

節齋記

劉熙硯記代源某

遊三义記

十二月十九日泛舟夜遊記

提樓記

坂本季直太孺人末木氏碑記

觀花記

古壺記

匏樽記

人丸像記

盆松記

白川侯畫幅記

卷之三

題

竹堂遺稿

卷



題宮川侯漢銅鼓圖後

題穿山甲圖

題雪丁香圖

題龍鱗舍

題三好奉先画

題女紅圖

題淨光翁影像

題画幅

題浴湯紀遊後

題平野氏所藏偶人并序

跋

七政會聚圖跋

雙鉤朱子書跋

米海岳天馬帖跋

諸數童教志跋

跋李昭道兒戲圖 代屋代弘賢

羣羊英餘芳跋



改木士敬手寫文章軌範後

書

書御九族記

書金井櫻花記後

書詩卷後

書琉球錄話後

書翼卿赤壁二賦後

書後樂園詩後

書新子固琴囊

銘

書越師琴譜後

書刻絲錦詩後

書西皋子画卷後

尾島君硯蓋銘

硯銘 并序

吟囉銘

韻籤銘

瓦硯銘 并序



龜文石銘 并序

山字石銘 并序

龜樣硯銘 并序

高橋

碑

今西宗賀墓碣碑 并序

二本松故執御長松井君墓碣碑

瘞繡眼兒碑

石川氏之碑

辻知篤墓碑

醫官栗本君之碑

鹿島宗與碑

八橋檢校薦福碑

野田成允墓表

梶田君濟墓表

贊

懷爐贊

卷之四



雜著

答列相問

論扁額字

識扁額裏

阿萬酢

代堅田侯

火後隨筆

行元尊者

失題

輿觀

佩長劍

題署

偽年號

松篁

應濱村克明需

元日答人

圓一世啞

大窪砲場



失題

某以醢魚見贈

好惡

桂川某鼓琴

米價

蒲灸三首

信天緣

觀子拱琴

贈寶泉純上人

石經孝經

曷造子言

紙上腐言

代弘賢書

識與板侯琴匣

為碓省吾書舊文

夢遊錄



竹堂遺稿卷之一

頌

乙卯三周頌并序

國家建禋之年為慶長二十年是年改元曰元和  
和歲在乙卯爾後甲子一周為延寶三年次為  
享保二十年至于今茲乙卯實歷其三為年一  
百八十矣天下無事治如一日越五月十一日  
賜羣臣宴公卿宗戚奉物上賀追享保故事也  
蓋緣情之禮隨時而作質文之變歷世而然亦



所以追成績之令期表繼體之餘慶咏歌盛德  
啓迪人情也謹按荒茫造化之初言說所不詣  
杳冥書契之外耳目所不追今以所傳先王之  
世號稱至治蓋亦邈矣自王綱解紐帝紀一紊  
四郊多壘喪亂接踵中外奔走紛無寧歲蹠血  
彤廷者有之長戟指闕者有之或神器播遷問  
之水濱或大寶分統偏安山野鑊倉之刑政不  
得謂之大治室町之小康亦無足觀者其末也  
群雄並爭郡國鼎沸分割離析各據八方當是

時也五畿封域盡為鯨鯢之窟穴七道黎民並  
被戎馬之蹴蹋保平以來天下擾々四五百年  
至於天弘龜正之際崩壞亦極矣嗟夫元和之  
乙卯斯年何年崑炎之燎乃熄河清之祥方至  
五百年紛亂變為至治六十區州縣卒歸一統  
蓋神祖以神明英武之資賀濟々多士之良  
冒矢石履危險間闕乎豺狼虺闕之中而後乘  
風雲鼓雷霆廓氛霧於寰宇出黎元於塗炭於  
是夷險芟荒灑掃群穢以隆永寧之基而垂恢



宏之統繼絕興廢敷仁惠煥號令所謂禮樂刑  
政教化之具蓋亦備矣自爾以來磐石之宗固  
而不動山河之誓結而不解環海不揚波四陸  
不起塵上之則神胤英嗣與藩屏世德之臣同  
處治平之安下之則良臣賢士與繼體守文之  
主共享天下之福農工商賈徧界之民至於老  
死不識兵革暇食安坐終身累世四時嬉游之  
樂列國相望歌舞歡呼之聲鄰境相聞熙々穰  
穰以至于今可謂金甌之國無所傷缺矣蓋書

契以來未嘗有也夫豈獨我哉考之異域唐虞  
夏商不可得而詳周稱至治未幾幽厲傷之漢  
魏隆盛不久七國亂起兩晉南北固不足道唐  
宋元明竟無百年不用兵之治况且倍百年乎  
通觀前世治安之久如此者亦未嘗有也豈非  
神祖顯懿之德普濟之仁精誠通於神明流澤  
加於生民之所致乎又可謂規模度越千古而  
休光照耀萬世者矣事定於乙卯乙卯之為祥  
於國家亦大矣哉賜宴之舉良有以也聞文



臣有奉箋稱賀者廉也卑微不在與宴之班豈敢僭贊述之事然而感覆載之恩者欲天地之彌高厚仰照臨之昭者欲日月之彌光明私祝使君上起居寧安永延遐算信任賢能諮誨善道以持國家基緒之重保萬世無窮之託又祝使公卿輔相百司執事不忘天下之治而能職其職襲乃祖之勲業感列君之厚遇而報之於今日又祝使率土臣民不忘覆育之恩而能事其事本末相資以奉其上則祖宗艱

難定天下之丕績於此益光列哲憂勤守太平之傳自此愈遠矣而乙卯之為祥亦又加大矣頌曰旃蒙單閼邦家之祥甲子三周鼎業益張人靈所贊升聞穹蒼終而復始以邁無疆篠本廉



壽高橋靜山翁頌并序

靜山翁既致仕數年嗣子道貞善業繼志凡所以安之樂之者知無不為以翁年過七十為開壽宴以張大其事與宴者非以考德則翁平生所舊而親之者也廉以親舊亦與為翁於五德無所不有固不湏吾道之而翁之憂人憂樂人樂蓋亦其天性也故自鄉黨僚友凡得其接遇者莫不敬而重之語曰仁者壽今翁之壽豈偶然哉翁之於廉父執也廉辱翁之知殆四十



年矣翁憂吾憂樂吾樂與吾諸父昆弟無異而  
吾諸父昆弟今則無幾故庶之敬重翁又有加  
焉而慶其壽宴之慶亦又有加焉故作之頌以  
為獻頌曰維翁恂恂其心翼翼富能以鄰壽能  
廣惠積善有素累行維則餘慶作康而杖於國  
隆家道子孫千億宴筵斯張仰彼南極

化石頌

出奈古曾關跡  
櫻木所化云

名地有靈名木存神神靈所凝成斯磷



Faint vertical text in columns on the righ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判

私擬判

與人之誦曰廷議幸太夫等禁錮終  
身以其猜傳天主教而與外國結心  
有姦也衆以為冤不知廷議果然否  
大度御物轉敗為功至誠推人變怨作德幸太  
夫等自言販高乃稱船主春去秋來常在水路  
西漕東運習渡煙洋豈料飛廉縱怒走鷁俄狂  
激濤碎舵喪長鯨跋浪之鱗勁颼折樯斷老鵬

片葉讀萬



御風之翼飄逐八月數迫馮夷之官蕩漾三時  
幾陷鼃鼉之窟神護有驗開生路以脫死淵佛  
誓不虛出苦海而上彼岸一萬道里艱難備嘗  
二六紀年壯心益堅冰海夜國仰七十度出地  
之極星臙廷腥朝謁五百年繼業之女王耶蘇  
交語不免李瓜取疑蠻豎與居有似嫂叔生謗  
雖然幼成如天邪教豈染歸心似石富貴何移  
初均李陵乘虜駟而北向竟學蘓武奉鄉貫以  
南還十七生靈僅餘四口兩地版籍各分二名

縱無典屬之褒何在禁錮之列逆詐持嫌理豈  
如此求情伸屈事宜准承



子  
道  
和  
卷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疏

募建四適堂疏代人

方今

國家又安民庶殷富四海之中莫不沐浴皇恩  
波稟仰太和是故嬉遊歌舞鬪雞走狗亦未  
嘗不盛世之嘉瑞昭代之粉飾吾欲得一  
區可者建四適堂以為士君子寫字造画鼓  
琴圍碁之處亦所以厭飫樂土之豐腴鼓吹  
士夫之優游也願好事行義之人戮力助禱

竹堂贊高

卷



右伏以耀錦繡於明世乃文苑操觚之榮霑雨露於太平誠草莽韋布之幸曉猿夜鶴同歸林臯之安飛鳶躍魚共享天淵之適必當取我所  
有何不及時而遊王右軍會于蘭亭群賢畢至  
間都督臨乎滕閣勝友如雲金谷報春桃李宴  
夜非依宏構焉展高風宜逞岷魏之穹隆豈可  
規模之狹小唯恨人乏點鉄化金之術固知理  
無雨粟輸財之期愚公移山成欠不日精衛填  
海俟等河清役浩而費繁要當資衆力英豪許

諾何啻楚璞之發光財主贊成誠是隋珠之分  
照雲房水舍月軒風亭闢塵外獨處之勝區擬  
壺中一箇之天地耘南張定謹疏



啓

廉啟伏聞鶴書遠馳鸞掖復舊及至

命下果如輿言蓋瑚璉罇彝則廊廟不舍之重  
器惟松栢栴梓固殿宇必需之良材事必有因  
舉非無素問巷簞聽縉紳交歡豈獨一門孫子  
之光輝抑亦四海民生之嘉祉恭惟相公才德  
遠深量度宏達以爪牙之名族秉股肱之洪鈞  
崇班夙仰黑頭之公大柄久繫蒼生之命一旦



報罷千里就封衆庶無路上之言百寮有去後  
之思今則屬表著之有闕遭高軒之旋轉鸞臺  
鳳池復聞履舄之響蘭省槐府重通呼唱之聲  
東隅未遙誰知趙廷還璧桑榆乃得有似浦洲  
收珠曹參一隨已輔漢家之盛宋璟再入重耀  
唐室之隆寬永享保之洋洋賢先金聲於昔寬  
政文化之郁々良孫玉振於今奇種一門偉人  
累出民歸有漸信及東海之豚魚風化承流仁  
被西陸之草木道無今古揆一後先譬諸川流

有歸固知斯言可必小吏趨走望塵未風踊躍  
之心伸寫無盡廉謹啓



賀堅田侯啓

廉啓伏聞

廷命爰下乃傳加秩之美豈唯家庭之榮實係  
朝廷之重伏以明公德高學篤志在夾輔以將  
種之素資處閔閔之門地折衝千里出將之跡  
夙顯參贊萬機入相之任方重操確乎難奪之  
節為惟日不足之善競業窮年之勤愈深  
矧孳待旦之念無斷羣策紛綸每經英胸  
衆議交錯常橫豪臆東關八州之地近被陰賜



西溟九國之疆遠馳妙譽是以一字之褒遂成  
華衮之寶三千之賞新副薰庶之望言非溢美  
事異僥倖

成命一出懽聲四應廉下情無任恭歡欣躍之  
至輕瀆陳賀不勝戰越不宣謹啓篠本廉頓首  
再拜

光膺 明教改假就真伏惟慶慰恭以某長官  
器度坦夷資性敏悟簪筆佩刀夙廁於鳳池之  
步罄材展幹數歷于鴻陸之漸 省内老工典  
故入細籠中良藥効用不遺論決片言非借喙  
長之三尺事了一舉何見手重之五斤名下無  
虛蓄積有素三十年之考積豈徒然哉一門內  
之昌榮良有以也廉屬在庇廕繆辱遇知仰見  
斯休無任抃欣篠本廉拜啓



讀

讀韓非子

論韓非者謂非作說難而卒死于說難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固當矣然其所以然者吾請試言之當周之末世經解紀亂各國分爭自孟子之賢猶不免濶于事情之目况其他乎况時又加降乎韓非之時合從東結連衡西構掉電光之舌馳波濤之辯者紛綸乎秦楚燕齊三晉之間或并六國相印或朝入而夕卿焉韓非懷不世



之利器而不得志於其國又口吃不能道說當此之時政教已崩名節已壞四海靡之日入偷薄末俗機巧無復廉恥如非亦為風習所漸汙濁所染不屑高踏遠引行務光涓子之行利名逼迫于外而技癢不堪于中鬱積憤累遂作書以洩其胸中之竒其舉固出於不可已也然其所為說莫非挾數用詐御人以術者夫君使臣以術上賊下之情也臣事君以術下賊上之心也上賊下下賊上薰陶醞釀莫不馴致禍者矣

宜矣韓非之自死于其說也故韓非之說非起於韓之諸公子之口而出於六國之風習也韓非之禍非作於李斯姚賈毀之之時而兆於韓非起其草之日也且夫作說難而死于說難者豈獨韓非之然哉後之張口囂者能不為韓非者幾希矣吾常歎凡人與世相汙隆其興廢之幾失得之分或有能言而戒之者矣至於風氣之所驅勢分之所歸則不能超範圍而走而自踏其嘗能言而戒者往々而然也故於讀韓



非之書及聞論韓非者之言言其所以然者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讀逍遙遊

莊子開卷第一篇名曰逍遙遊余謂豈特此篇  
哉亦可以名全書矣夫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  
上者九萬里者逍遙之遊也決起而飛控地而  
已者亦逍遙之遊也則是書之所言莫非逍遙  
遊者也故曰可以名全書也夫豈獨可以名書  
哉其可以此而名者蓋亦廣矣夫吾人為善惡  
人為惡所為不同而其適已一也其適已乃道  
遙之遊也且試言之夫光被四海格于上下命



庶官治水土放強暴誅殘賊平天下之亂而除  
下民之害謹權量審法度興滅國繼絕世四方  
之政行焉天下之民歸焉此堯舜湯文武之  
所適也酒池可以運舩糟塹可以望十里一鼓  
而牛飲者三千人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宮  
中九市為長夜之飲此夏桀商紂之所適也振  
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并列國履至尊而制  
六合鞭笞天下而威四海此秦始皇之所適也  
習險隘之利明竒正之變解趙圍於一舉策魏

洎於樹下忍辱於楚少之袴伸屈於漢氏之壇  
臨機而妙設應變而竒施戰必勝矣攻必取矣  
此孫臏韓信之所適也以佐命輔成而不敢自  
居其功導引辟穀從赤松子而遊張子房之適  
也悟五斗累人非昨是今息交絕游乘化以歸  
盡陶淵明之適也積居與時逐熙、穰、為利  
往為利來治產成業與王者埒其富禮抗萬乘  
名顯天下此陶朱猗頓烏氏保寡婦清之所適  
也上自羲皇下迄當世載籍之繁浩如煙海擷



其玄精嚙其芳腴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史垂百代之範文總千年之雋此司馬遷相如班固揚雄之所適於文也總括百家出入為類聖於前神於後風采橫逸千古無偶此張伯英王逸少之所適於字也離婁之明適於明也公輸子之工適於工也奚仲於車王良造父於御養由基於射輪扁於輪干將莫耶於劍僚之九秋之奕伯倫之酒凡如此之類莫非適者矣故堯舜禹湯文武為逍遙遊於仁義者也夏桀商紂為逍

遙遊於暴者也陶朱猗頓烏氏保寡婦清為於貨司馬遷相如班固揚雄為於文張伯英王逸少為於字離婁公輸奚仲王良造父養由基輪扁干將莫耶僚秋伯倫之屬為於離婁公輸奚仲王良造父養由基輪扁干將莫耶僚秋伯倫之能也蓋雖或身處至劇之地而心遊于至閑之鄉也夫豈獨戴圓履方橫目之民然哉凡羽而飛毛而走介居鱗游蠕動蚊作者亦然豈獨有生然哉雖無情亦然夫山無情之物也由有



情視之則其峻巖增峯巍々鬱々兒孫衆山而  
特立一方時興雲雷而雨於天下者山之適也  
水無情之物也由有情視之則其渺茫淼漫網  
絡群流商摧洶澮呼吸萬里吐納靈潮鼓洪濤  
而揚驚波雷响電激懷山滔天者水之適也雲  
無情之物也由有情視之則其極高致下精微  
乎毫毛而盈大乎宇宙五采備而成文充太宇  
而不窕入却穴而不偪冬夏為之寒暑友風而  
子雨者雲之適也草木亦無情之物也由有情

視之則其雨潤氣蒸青葱苓蘂發灼々之榮華  
攄馥々之芳臭者草木之適也故山與水雲與  
草木動靜雖殊其所以為逍遙遊於化者一也  
則是上下幾千年縱橫數萬里道德有靈之民  
飛走無知之禽化生蠕動之微寂然至靜之物  
莫非為逍遙之遊者也其可以此而名者果廣  
矣其合而名之曰逍遙遊不亦可乎吾將問莊  
生於廣莫之野







之所及日月不居爰及壯歲因循苟且無安尊  
靈浩々蒼天難容怠慢不敬之罪穆々嚴臨無  
任追感永慕之至茲據礼制謹作神主伏惟尊  
靈舍舊徙新是憑是依斟酌法故裁之有無構  
營潔宇爰用奉焉規模雖小制度或存伏惟尊  
靈馭之安安符斯虔奉謹告

傳

温石君傳

萊州掖縣出温石見其府志及

者係古磚非我所謂温石也今但據都下

所用為言若夫辨物分品博物君子之所

能明吾

則安能

温處士石先生唐時皆嘗重於韓退之君則非  
其苗裔也君姓石其為人直而温故人稱之曰  
温石君也先世巖棲山居不知其幾千年其出  
在人間亦不詳自何時盖與古磚氏世通譜同  
德古磚氏顯於西土而君族則顯於大東微於



古而盛於今與研氏砥氏同其鄉而異其業云  
君狀貌頑陋默然不見其所能凡若無所為者  
而善為人除患去病蓋受其方於造化氏也君  
特立獨行無有與同事者出處任用皆與物殊  
絕惟依火為用其將有所施為也脫衣入爐恬  
然坐灰中其或過熱恐傷人則湯水自浴颯然  
一聲乃入室蒙被而卧此其所以為人除患去  
病之術也而人疾自瘥亦竒術也然不自銜技  
市能其於世泊然無奔競躁進之意以鈍為軀

以靜為用蓋有玄默脩養之道也而耿介自負  
義氣人苟任之則焚身數寸以至粉碎亦不辭  
也帝嘗有疾聞其有神術召而治之遂得寵遇  
是冬寒氣殊甚而君親昵日加常在帳中與帝  
卧起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請治者交錯旁午其  
門如市而君不欲顯其蹤跡每應人請輒直為  
入幕賓未嘗露處及于東君布政暖氣一至寵  
遇頓衰術無所施人亦無復顧者門外可設雀  
羅先是有桐氏者與君結交嘗為君作室逆知



其成敗私語人曰彼履霜而興踏花而廢果如其言然君玄德有素道合隆汗顯晦不渝寵辱不驚是以棄在一方與瓦礫為伍而自若也常謂其徒曰行藏用舍惟我與爾有是夫君不伐功不居名故受君之治者不稱其効而稱在醫藥不謝其勞而謝在醫者是故方其得寵之時無有忌之者以其無分功奪名之嫌也與夫艾子者為庸醫所忌大異君族類甚蕃散在四方苟冒號溫者咸同心一德以恤疾去患為志但

其稟受有厚薄而其施於人者差有深淺耳君不喜壯夫遇壯實無病者熟視之若無覩也及見疲癯殘疾凡羸弱之人則惻然有哀憐之之意故凡與之親善者悉皆多病虛弱之人矣余亦蒙其德有年于茲矣故為作傳以遺後之作史者贊曰介然貞固溫乎其德斷、無他惟仁為則無為而為可以醫國



竹堂遺稿

夫動制動則不可制惟靜待動然後無不可  
制之動矣夫硯與筆墨同一氣類就氣類中而  
言之硯能以其靜待筆墨之動以為用而其用  
也廣今藤君位中書其於其用又尤廣也則待  
天下之動者亦將在於此中乎君使廉撰所以  
名其硯之字按唐子西硯銘取其靜以為養生  
之道今以一靜二字應命者亦有所取焉也

說

硯名一靜說

凡以動制動則不可制惟靜待動然後無不可  
制之動矣夫硯與筆墨同一氣類就氣類中而  
言之硯能以其靜待筆墨之動以為用而其用  
也廣今藤君位中書其於其用又尤廣也則待  
天下之動者亦將在於此中乎君使廉撰所以  
名其硯之字按唐子西硯銘取其靜以為養生  
之道今以一靜二字應命者亦有所取焉也

竹堂遺稿







多碌、若無可愛者然、而言其用也則不堪  
巧雕細鏤而棟梁之大存焉言其質也則不有  
妖葩麗花而後彫之操在焉故草木中人所忽  
而不可棄不離常範不出成圍至淺至近之中  
而可愛之存焉者莫松之若也人臣用愛松之  
心以事國則無淫巧蕩上而在公之心專焉人  
君用愛松之心以接下則竒說不用僻言不入  
而目明聰達之及遠焉幽明黜陟之施當焉士  
庶人用愛松之心以處身則不背親棄舊而盡

簪久敬之交全焉且夫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  
以干譽堯舜三王之治固不出此也倉林氏愛  
松屬廉為愛松之說倉林氏職在中書有年矣  
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見生民之利害不  
為不多矣政刑之出號令之發咸其耳目所經  
則於官吏之褒貶庶績之興廢不無所感矣愛  
松之意其有在焉乎余推其意而為之說  
越人宓倉子自言愛松需拙文及松者故寫此  
以示寬政十年八月二十三日







之福也為之子者其可不盡其力乎取於花而用於人者余嘗於昌菴養牡丹言之主人則取於彼而用於此乎持此以施於彼乎蓋亦不必辨也主人之子曰芥年方成童善射頃經射之科場能超乘前人而上之人有渥洼見駒之譽有老蚌出珠之頌夫人能捐百萬錢嫁女而不肯捐十萬錢教子古人嘗言其惑矣彼射之科場者用度自有定規其費為不少故自非富者力不能辨世之射者抱技吞恨者比々今主人

祿不厚家不富乃能不吝財不問有無不以飢寒為慮捐俸傾囊獨為其子辨之宜矣芥之以厲精奮力壓倒前人而出其上也蓋所謂暢於四支發於事業也吾之來觀菊也射事之後未越旬其讚嘆之聲四衆未止響坐賓後先來至者口未叙寒暄目未及菊花且先以此賀主人故余之筆觀菊也不得不及其事况有前所謂似焉者乎凡菊以花為實而芥也尚幼吾願其苗而秀々而實粲然可觀年加一年以畢其能



事亦如是菊也故為之賀也亦不得不繫之於菊蓋榮之所以佳乃主人之所以有佳子所以為之賀乃所以賞其榮也書其言以貽主人寬政七年十月四日

思親說

人情莫不念父母其反之者非人也何必待有說而後思親為曰舉一而措諸萬也夫所思正其神乃完雖外物至不膠於心思親思之正也孝也孝乃德之本可以總衆善可以脩衆行夫居處不莊非孝也故以處莊之意合之于思親之心則謹慎清肅之慮存乎臆而惰慢邪辟之氣無自入焉事君不忠非孝也故舉忠君之志屬之于思親之誠則嚴威恭敬之想在乎懷而



淫逸放肆之風無由侵焉莅官不敬朋友不信  
戰陳無勇皆非孝也故資之其敬則可以御庶  
務而無愆資之其信則可以厚交道而獲乎衆  
資之其勇則術業可以遂而大事可以斷凡之  
數者思親之心為之帥也一帥動于上衆類從  
之則事無遺策而行有餘善以此立于世無所  
往而不可故曰舉一而措諸萬也二本松人今  
泉獻三叙其父狀曰父名宗甫家富而能儉飲  
食衣服悉有定度不敢以富豪加諸人凡灌溉

掃除荷擔力役之事皆與奴隸分其勞寡言默  
思歸在慎獨性好施與常多所庇天明六年以  
救飢民事聞于國君特賜褒賞為鄉人所榮今  
茲年七十乃悉分與其貯蓄而無所餘以為子  
女終身之資獻嘗欲學其生平而不能焉今復  
遠遊在此以違奉養雖曰桑蓬之數而不能無  
自視缺然之懷願得煩一筆述其梗槩而置之  
于座右舉止周旋日覩而心存焉夫江都大都  
也遊學者衆矣吾也老年也見人多矣其畧足



衣食者必不堪苦學而流于蕩逸成者百之一  
而敗者十之九蓋以外物膠心者多于前而正  
思完神者鮮于中也獻三少長于温飽而從事  
于勤苦而意思如此其悃款可嘉也其成立可  
知也作思親說以貽之文化元年甲子九月十  
三日

放紙鳶說

放紙鳶之術勿吝于線勿過于放夫吝于線則  
不能得翱翔過于放則頽墮委靡而不可收勿  
懈所執、懈則欹斜或有失勿急于牽、急則  
激其怒非顛覆則斷繫而逸要之在如牽不牽  
如放不放高佞取適繫縵得宜也然而紙鳶隨  
風者也風有東有西有南北四維之不同風東  
也則不能使之背而面西、也則不能使之背  
而面東南北四維皆然故進之退之政乃在我



至其隨風西東則我無如之何也然西東四維  
無害我政顧其疆弱何如耳夫紙鳶以線為食  
以風為命以所執為紀綱故使之飽其食以盡  
其超騰飄揚之才使不逆命而任其西東四維  
之游不懈紀綱而制其急約寬縵之度以救其  
流蕩放肆之失又時進之以勵其氣勢時縱之  
而通其抑鬱夫如是而可以無過矣由此推之  
則凡所以養士治民之術莫不然者蓋士民紙  
鳶也食祿賜予其線也黜陟遷移其收放也方

俗地氣則其風也嗟乎作於上者得放紙鳶說  
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矣



[Faint, illegible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紀事

元文四年六月雷震永井戾櫻田邸遺一獸在  
其所將乘雲而騰人聚搏而殺之視之狼牙鹿  
毛貌類犬今尚藏在其家云



扇淵子當午讀書老婢奉案進飯時適書中有  
義理至艱之處方潛神而沈思顧婢曰少緩之  
今吾忙甚婢揚其目而視之曰夫子讀書無乃  
閑乎何乃曰忙  
扇淵子遣婢致書于僚友指教其所曰街行若  
于左邊第幾門即是婢行過其門而不省已而  
問之旁人旁人指其來路而教曰右邊第幾門  
即是婢乃還行而得其門婢既歸家曰吾夫子



過矣某君門是右邊夫子乃教曰左邊  
吾曰先生有婢如此則其平生所享於起居飲  
食之間類推可知矣然而先生獨身孤居御其  
鹽米芻薪之資者是婢也方其出也守之舍者  
亦是婢也若或黠先生安得一日一夕安出安  
眠哉

石田三成小名左吉幼穎敏為某寺侍童時秀  
吉封在長濱出田于野憇于寺時小春氣暖渴  
甚急呼飲左吉遽進碗水秀吉一口盡之大稱  
快再命一碗左吉更盛以溫湯而進之秀吉飲  
之益覺胸膈快暢又命一碗左吉乃徐、熟沸  
其湯然後以進秀吉以其急縵中可冷煖得宜  
大驚異之問之名氏遂乞諸寺主以歸此其後  
來有土封侯當塗握權之所由云



和  
豐  
遺  
和  
豐  
遺  
和

豐太閤在姬路與毛利氏對壘相持軍中偶失  
火兵器糧米焚燬幾為無餘於是每門榜書嚴  
戒火或書其側曰火後警火所謂失屁而後肅  
警也太閤不罪之而親執筆書其傍曰失屁不  
警恐繼以糞

豐太閤在姬路與毛利氏對壘相持軍中偶失  
火兵器糧米焚燬幾為無餘於是每門榜書嚴  
戒火或書其側曰火後警火所謂失屁而後肅  
警也太閤不罪之而親執筆書其傍曰失屁不  
警恐繼以糞

子  
三  
遺  
高  
三  
遺  
高







濟者而大兵必徒老矣及後論功果以盛網濟  
海為奇功賜兒島以賞之兒島乃其戰所也或  
曰盛網以水軍數挑戰思先人著鞭於是潛出  
名土人先賜之而問津土人與俱夜涉水指教  
其淺脉潮候而還盛網既得其詳悉焉恐言洩  
功分乃刺殺其土人以滅口云

玉枝帶助

柳島里有法性寺

俗以妙見堂稱

寶曆中

鐘銘曰五年乙亥

寺

僧募緣鑄鐘列鐫其施者名氏於鐘以示來者  
也時名優中村助五郎者蓋其唱首也故和而  
從之者多係其徒若婦人女子婦人女子名不  
外行故繫以當家者名也三枝帶刀時為御史  
帶刀母亦在施中故帶刀之名與焉而帶刀實  
不知也其所親適見而非之以告且讓曰御史  
官既不為不重又衆所尤屬目而與俳僮歌墮



列名可乎帶刀大驚窮問家人始知其所以然也而奈刺字難除何謀之工人工人唯諾乃就三字加卞為玉刀加且為助讀者直以為玉杖帶助位次既雜在優人間目視口誦又髣髴有優人名稱之風韻帶刀之名於是消而人不知當時唯知其事者傳以為話柄云庚戌九月四日陪徐君德卿遊葛西舟過寺門因登而驗之果如所聞

### 紀某殺狼事

北方多雪越後尤甚其殘雪逾春徂夏始盡故冬春之交山獸乏食山獸之猛者為狼狼之餒其兇餐必及人此其鄉土之一患云村上城有人曰某出行野塗遇狼狼見某也騰躍向之某素輕捷多力疾入撲其脇腋口齧其吭狼不得自由惟四足亂爪之某監持不緩死銜不放與狼相持久之某意度遲留移晷或援狼旁至則無生理矣思所以速殺之而身無寸鐵乃脫所



蹈履以嵌狼口極力送之狼斷齧楔開咽喉梗  
塞利牙之用全無所施窈窮亦甚竟為之死某  
歸家身傷亦甚鄰里來聚為請醫醫之醫見其  
傷創遍身淚血淋漓曰凡治創者燒耐洗之而  
後治可施其忍痛也一有所猶為難况遍身乎子  
能忍之則吾能醫之而死生則非吾所保也某  
曰吾能忍之醫乃大盤盛燒耐洗之某氣色不  
動從容平易類溫湯為浴者既愈久之遍身忽  
癢甚不可忍往示之醫醫曰此創底生蟲也其

症必死不可救某曰嘗聞之創生蟲者再發開  
創口去蟲燒耐洗淨而藥之則愈醫曰是特據  
少創而言耳豈多創如此之所能得哉盖不堪  
其痛也某曰均之死也治之而死死亦無恨也  
於是復剖舊創去蟲而洗盖天稟亦有限某至  
此氣力不支幾絕者再三洩終愈某素業醫  
專為內治自茲兼學外科業愈益進村上侯聞  
其強力過絕人如此也曰緩急可用乃召而祿  
之寬政某年某來居江戸于侯邸臣鈴木某



為新樂子固言之子固為吾言之云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紀源為朝事

保元之役源為朝以大箭射敵無數敵大靡其  
斃伊藤六也箭洞其胸而餘勢穿伊藤五之甲  
伊藤五不敢拔其箭直詣大將之所而示之盖  
以其遊名手之毅冒至危之衡自誇也左右見  
其箭之大為之股栗既而大軍不利身為擒竟  
流於大島為朝為義第六子也驍勇大力自幼  
架鰲不順為義惡之放居之西海為朝年十三  
起兵十五平九州自稱九州總追捕使又号鎮



西八郎及是役也為義薦以為別將也時年十八身長七尺其善射亦天性左臂長於右四寸人謂為神臂蓋所謂爰臂也其弓五力長七尺五寸鏃長七寸有半云其箭幹之大乃可知矣其流也挫其兩臂使無復用射也為朝醫辭五旬而愈善射如故復拒琉球娶其按里大司妹生子是為舜天王今之琉球寔其苗裔也

宇治公年尚少有獻名馬者曰花樣公騎而出從者兼時遽呼告公曰馬舍念在中將不利于公公請急下公下命他從者代而騎之行若干馬果俄狂倒而嚙其人公賜兼時以物以稱其神鑒云



和  
和  
和  
和

善德公嘗夢有字在左掌曰是名卜者問之莫  
有能占之者僧摸外曰吉夢也是之為文日下  
人也握之在掌中其貴可知矣公其伯王於天  
下乎不在其身其必在後世子孫公喜為朔一  
寺使摸外主之名其寺曰龍海見今在三河云

紀是字夢

善德公嘗夢有字在左掌曰是名卜者問之莫  
有能占之者僧摸外曰吉夢也是之為文日下  
人也握之在掌中其貴可知矣公其伯王於天  
下乎不在其身其必在後世子孫公喜為朔一  
寺使摸外主之名其寺曰龍海見今在三河云







不具無舟可渡若各地待順風遲留移日敵必  
來迫凡兵意在于進則氣銳心猛意在于退則  
氣墊心怯於是之時誰敢折衝禦敵况我兵之  
羸憊昨已經其驗乎不若及我兵之未甚散奮  
然一擊以決勝敗師直不聽意決於降公義知  
其不足與有為也意謂不於此時明去就之分  
而欲依彼以成功名惑也遂祝髮為僧隱于高  
野山云寬政七年十月廿九日夜清曠樓上席  
上

解魔法師

解魔法師入一農家會夫不在而妻獨守室因  
給之曰適今於途請子之夫借子之前門既得  
允諾故敢來耳妻愚不知道理以為實然竟與  
合解魔法師出去夫自外歸逢之於門見其狀  
怪之入誥妻妻詳告以實夫聞而怒出而追之  
大罵止之解魔法師乃帳氣勢還而瞋目而叱  
曰汝呼吾有何幹事耶夫望其氣勢畏怖甚乃  
反其言曰妻之前門已經專用若更要後門小







其年也曰所學雖各異門而與余同其志也雖則曰有三同乎學則不第辟三舍而已故常稱之三同良友親愛焉鄭重焉是於其需所以不能固辭也繫子厚之學博矣大矣至乃皇朝舊事暨國風諸什未嘗弗盡誦而極其蘊奧也若夫五經六籍以至諸子百家莫不該通矧復天文曆數則其所自任也六書音韻則其所精究也子厚之有斯書其唯豹之一斑與以斯取子厚抑未矣寬政甲寅六月甲子日下部

宿禰勝皋浣翰於隅東之香雪樓



上藤長君序

藤長君既加秩賜采地未幾令子

名威

又自騎

郎入居近御不惟此也先是恩遇賜賚凡在廷  
所榮往、歸在其門云君思念之深顧慮之遠  
由喜為懼由懼徂戒乃下問及廉曰吾何以當  
幸福吾何以免罪戾凡言有可以為警戒者其  
為吾言之廉淺陋何知但居在僚屬義不可以  
辭讓為事而不效款、之愚乃對曰誠使上乎  
執事者思執事猶執事之於下曰何以賞其參



贊之功使下乎執事者思執事猶執事之於上  
曰何以報其眷顧之德夫為之上者欲賞其功  
為之下者欲報其德如是而其身不保其福不  
終者未之有也此可以為執事言歟執事之班  
進秩加庇蔭及子而衆心寵華之歸門皆出乎  
其積日累年衆善多功之餘慶則所稱乃執事  
之平常矣不足為執事言之民也者皇天之所  
愛育而人君之所重存也故后侯於國土者治  
民為先今執事受土主於民雖曰未敢比於后

侯然體則具其形勢小大不同而其理則同其  
土是我之土其民是我之民宜利而安之養而  
濟之夫利安皇天之所愛育而養濟人君之所  
重存如是而其身不保其福不終者未之有也  
此可以為執事言歟執事之始受土也曰斯吾  
始政也所以垂示後世子孫也吾將問民所疾  
苦而除之吾將由民所利安而利之其或以田  
質錢者吾將發帑金為贖之其窮老孤獨無告  
者吾將賑恤之是言也嘗出于執事之口美于



廉之耳廉固以藏之胸中矣然則所稱之於執事已屬陳腐亦不足以為執事言之古人有佩物以為戒者如西門豹性急常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常佩弦以自急是也夫既自知其短而反之又顧物以勉勵之如是而其身不保其福不終者未之有也此可以為執事言歟彼皆有性之偏而然今執事無有則所稱無所庸于執事矣亦不足以為執事言之然則終無可以為執事言者歟無已則有一焉執事之言是已

執事戒懼之心切於中而發於外其言曰吾何以免罪戾苟能無忘斯言也則執事護身之符豈復有愈于斯者哉無忘故能有成功保朝家之寵命終一己之享福古之有令名者皆然仲尼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陸務觀以此為聖門一字銘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陸又以此為聖門三字銘今執事以無忘為家門二字銘庶幾足以稱執事自戒之意矣既言而退乃筆其言以為序







人之少也未更事道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謙  
身屈已諂而處焉其先人後已少者之分固然  
也積此以老及其老也升沈得喪人情世態可  
喜可悲可恐可愕之事身無所未歷思慮無所  
未及耳目無所未聞見目中無新奇遍界皆陳  
腐凡人之所以為非常異絕者我附之遼東之  
豕於是子弟之爭諫後輩之進議下僚之獻策  
槩乎無所容惟已之從意謂已所施為無非出  
于久年老練之餘者矣此聰明在身老多更事

者之通病也上乎人臨下目指颺使視色俟言  
於人者之通病也要路當事求無不獲四出無  
逆者之通病也今執事之有之與無有廉何足  
知之然執事以年則高矣以居則上矣以路則  
要矣以恆推之不為不在有之之數人非生而  
知之者孰能無過、而能改謂之無過夫欲知  
已之過者必於人言之悖已而求之曰彼承順  
於我者矣非吾之有甚非則彼安能如此乃顧  
而察之擇而改之伏惟執事開自照之明鑑傾



瑩利之聰聽每與後進子弟公私議事處之以  
公明正大之心裁之以邪端利害之分校短量  
長詔誅善道捨己從人惟宜之適則忠誠奉上  
凱弟臨下之道益顯而戒慎恐懼小心自處之  
德愈彰遂序所言復以為獻

冬至馮綠館燕賦詩序

形體至微寓一粟於滄海浮生須臾寄一瞬於  
古今是故為善為惡是日不足不邀不遊逝者  
其耄况乎世步極險常患舉足蹙之多盛年難  
回每恨開口笑之少若夫或當要路而立功或  
處蓬蒿而樂道或山而玉或海而珠雖用舍不  
同趨向各殊均之在不曠年齒之流邁歷享事  
物之推移也耳吾之笠島飽君子方沈鬱淡雅  
謙恭樂易身屬奉請曹在弓馬舍矢知破乃是



將種之資不失其馳屢共 后王之覽而止足  
之規固其所踐詭遇之舉非思之存故置富貴  
於浮雲胸界如水訪遺逸於山野交游如林涉  
文苑以咀藥遊墨池而揚波自非信窮通之有  
定究倚伏之難常者焉能去奔競之躁途就間  
散之冷域如此哉維歲辛亥日在南至刺綉添  
線柳舒待臘之容吹葭浮灰梅有衝寒之意會  
馮綠之高館述履長之慶賀其舊事也群賢畢  
集老宿來臻飲食宴樂象應雲天之卦瑟琴和

諧義取鹿鳴之什真禮義之遺緒而昇平之盛  
事也奏山奏水坐客具鍾期之聽善諠善戲夫  
人執車公之賞幽懷可伸蓄念可洩仰觀雲物  
之象俯察治亂於往昔歷千載於寸晷遇古人  
於一堂蕃榻已下懸河之談方清導轄連投湛  
露之詠愈切歡情盤而短景遽幽賞洽而寒日  
斜盈樽盈客大為北海之美談一詠一觴永作  
山陰之佳遇於是賞爵督詩政出一手瓊瑤報  
貺責在羣公廉 疲陋懦夫迂疎懵學材乏超逸



力無奮翔短羽自甘鷓鴣之稟蹇足固安駑駘  
之性雖然自羨下風流年徂八室屬則迹晝日  
接三乃今從事未局義非旁觀五斤重手豈能  
祖生之著鞭三寸腐舌竊僭郭隗之自始敢援  
筆札妄疏小引則所謂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者  
歟

送松田某遊草津序

凡有行必請縉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此浮  
屠文暢之所為而退之送之之所言也夫必須  
縉紳先生咏歌以榮耀其行者古人已然後之  
好古者宜乎其希蹤於往昔也松田某遊溫泉  
於草津亦以彼文暢之請託吾求之於時賢吾  
為之已屬之二三縉紳而吾亦在求中吾嘗良  
緣于山水五畿東海山陽北陸及南海諸道足  
跡及者居多焉蓋逢萃嶽巍峨之山為鬱勃悲



憤之感見茫洋浩蕩之水歷遼廓悠長之思一  
遊之後蓄積肺腑往來胸臆故虹雨煙霞之變  
具于目波濤砰湃之聲具于耳島渚之縈迴岡  
巒之體勢雁陣魚行猿啼鹿鳴之概盡具在意  
想中矣此是貴賤貧富之外人間世務之餘天  
之所以與於庶之之所以獲僥倖於天而夢寐  
於斯優游于斯心曠神怡忘寵辱於斯以終身  
者也今也官責雖薄羈絆乃在一步出都門亦  
不得也故每遇人之遊山水者輒必舉曾遊以

語之何則技癢動于中言機發於外且以洩蓄  
鬱遣宿悶也况子之求之之切乎不徒此而已  
也本為子欲張大其事而力不足也又欲詩歌  
其行以應求而吾之百拙詩為尤甚亦不能也  
徒以此故態語之且曰草津吾履歷之所無不  
能措一辭也今以所聞其為地萬山合環千峯  
競舉地僻宅幽風俗素樸比之通邑大都蓋亦  
有域外之想云又以圖案之有白根天狗及大  
殺生小殺生鬼釜角場常布瀑等之日子優游



其間冥搜一遊之後其必有得吾所得者  
矣請待子之歸扣其勝槩識之筆之以益吾故  
有者吾已諾其請已屬之二三時賢因略舉其  
地之目以告之

其間冥搜一遊之後其必有得吾所得者  
矣請待子之歸扣其勝槩識之筆之以益吾故  
有者吾已諾其請已屬之二三時賢因略舉其  
地之目以告之

送新子固之函館序

蝦夷殊類之種異黨之倫自古在羈縻不絕之  
籍其俗被髮雕面不布帛不五穀喜則人怒則  
獸所謂不可以中國之治治者也然盛治至德  
之為澤漸漬暨及之有年風聞之聲神化之教  
聞而慕之振而動之者亦稍有之云寬政十年  
官遣吏負而觀其嚮數年之間行李往來相繼  
于塗享和二年遂建府函館置二尹充之比年  
更番往而監統之所謂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者



昉於此也越癸亥三月府尹戶川君率掾屬而  
發新子固以醫應募從之諸子有舊于子固者  
宴於林松院為之別酒酣有舉爵屬之者曰蝦  
夷在化外也久矣今乃郡縣其部落室廬其巢  
穴五穀之布帛之牽而就諸法度以赫耀當時  
而垂示後世非有高人之識獨知之慮其孰能  
與于此盖道德之塗於是乎創焉仁義之統於  
是乎垂焉乃博恩廣施之盛事遠撫長駕之鴻  
舉也夫世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古之

有事功者必有時運之合不惟有出羣之才也  
今子懷抱利器遭遇斯機其亦大有為哉篠本  
廉遂叙其言以貽之







村之濱連綿展我左翮而芝海浩々一碧於我  
胸前是維一碧與南海西溟實通其波窮極言  
之異邦殊域亦遙々連貫者但目之所及固有  
限耳士峰箱嶺可腋而走洲寄中河之樹可採  
而茹岬巒之體勢島嶼之縈迴逞奇獻異盈視  
駭矚若夫斜雲橫霧朝暉夕陰與風帆沙鳥隱  
見明滅於烟波縹緲之外則變換百出不可殫  
狀近之百辟所會兆庶所集邱第呈列上擁太  
微之座閭閻撲地迥應天市之垣者比屋連甍

盡在乎我衽席之下而境畧不接壤區自異故  
紅塵紫埃不迫于目嘔啞啁啾不及於耳入耳  
者唯松風迴溪而遠徂當目者乃烟景如斯之  
其廣兀澄目清耳之况交于外而胸臆之存者  
應於內焉故一上之使人爽然有飄飄步虛之  
思蕭洒出塵之想也或曰大田道灌常所遊觀  
理其或然今不必次也亭本無名今脩而理之  
命曰悠遠扁而揭之住心 所撰名且書也  
又就勝中取其八以擬瀟湘之目圖画之詩歌



之裝為一卷以附焉卷首三大字凌雲  
 書跡也夫物以人顯以文傳以人顯者其顯也  
 大以文傳者其傳也遠故煩二公之書者所以  
 張大吾悠遠也圖畫之詩歌之者所以使悠遠  
 悠遠于世也文化二年 月現任觀理 識

贈山君考序

山君君考之子以父蔭為官余欲為詩以賀君  
 考者一欲止者一欲賀者衆所固矣所以華君  
 考也欲止者吾所獨矣所以重君考也何也蔭  
 子為官非易事也仕官日淺者不克也職不稱  
 者不克也有績而無子不克也有子而不肖不  
 克也夫如是之不易也是故苟得者自以為喜  
 而人以為華欲賀者此也蔭子為官固是  
 朝家恒規非出於特舉也故苟有子而久次自



非有大過惡者雖庸衆人亦得焉雖無大勤勞亦得焉今以君考而得庸衆人所能得於當得之時執權衡較輕重亦大有軒輊然君考感恩則有之矣由知君考者觀之則有可不必區區者存焉欲心者此一進一顧猶豫涉日君考謂廉曰人皆有賀章子獨無一字之贈何也雖然吾有需焉吾聞貌言華也至言實也吾欲其至言也甘言疾也苦言藥也吾欲其苦言也千人之諾不如一士之諤吾欲其諤也

子其言可以為戒者為贈乎吾將以自警廉曰善哉警戒不忘于中衛護自存于外是故滿而不溢高而無危蓋人之處利達也譬如嬰兒然嬰兒有常病哺乳多者生癩病也貴臣有常禍富貴盛者致驕病也無警戒之使然也昔者禹甘於儀狄之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飽於易牙之調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悅於南之威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樂於強臺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



仁壽通和  
卷  
亡其國者酒味色常事也過此以往可以類推  
矣彼一帝三侯者於心神悅豫之間能有所戒  
忍情割愛乍而遠之所以為聖帝賢主也是以  
靈德赫々於當時而名聞洋々於後世也道反  
是者應亦反是興亡禍福之所以相背馳也君  
考其有以取焉乎之數者乃是前範往軌匪我  
言耄也嗚呼為朝露之行而圖傳世之功者多  
居泰山之安而思累卵之危者寡矣君考當於  
隆々興起耀々寵華之候乃能顧念及此非有

特立之標獨行之操孰能如此哉贈人不以物  
而以言不以頌而以規此是君子之事吾則安  
敢但君考謙遜有意於芻蕘也深矣於是乎言



宴屋氏宅序

文化丁卯二月既望宴於屋氏之恩賴館先是  
諸君相與從事于選述者有年矣廉亦與焉及  
其成也同事者咸蒙 褒賞恭奉

廷賜親朋相慶以為榮輝主人之有是舉厚慶  
事也夫抱放曠寥廓之懷者臨于勝區乃宣其  
氣有懽愉豫樂之心者逢於良辰加發其情今  
以沐浴 恩波霑濡 惠雨之際投乎氣和景  
明群物向陽之候所以片檄纔出而羣輟遽臻







父母猶我父母也又况君之於廉亦特厚乎不  
得不欣然應之惜乎予之翦劣不能振拔以張  
大其事也雖然其張大之則有縉紳先生之述  
具焉固不待廉也文化元年甲子三月十九日  
篠本廉謹敘

叙堅田侯画帖

堅田侯屬画工之名家者数人縮寫漢人之画  
以為帖、成使廉為之一言以措其首夫挹萬  
象於一幅觀百物于片楮繪事之功固亦鉅矣  
况闔帖之所原盡出于西土名手之工倣而為  
之者亦皆係東方舊家之良今展此帖者稱之  
曰訪羣芳之園亦可稱之曰入衆妙之門亦可  
文化二年四月十二日篠本廉謹識



淺井君玄達携其家人来自尾張居其藩邸者  
十年于茲限滿例歸於是来告别吾賀之曰十  
年之間世故人事不無變換而吾觀于子勤奉  
養恭本職堂上有熙之樂室家無戚之憂  
學存矻之勤而道加隆之進而恬安無事  
十年依然乃今完璧奉養而歸親戚之情話舊  
朋之盍簪断者乃續離者復合善哉今之歸也  
夫人之處世寧日常少而不寧日常多樂事常

送淺井氏序

淺井君玄達携其家人来自尾張居其藩邸者  
十年于茲限滿例歸於是来告别吾賀之曰十  
年之間世故人事不無變換而吾觀于子勤奉  
養恭本職堂上有熙之樂室家無戚之憂  
學存矻之勤而道加隆之進而恬安無事  
十年依然乃今完璧奉養而歸親戚之情話舊  
朋之盍簪断者乃續離者復合善哉今之歸也  
夫人之處世寧日常少而不寧日常多樂事常



寡而不樂事常衆非有疾病之患則有水火之  
孽不遭錦貝之入或見侮慢之至勞苦變動厄  
困震悸凡不平無聊之事一二年之間不能保  
其無豈唯二年一年哉旬月旬日之間亦不能  
保其無至於突出之竒忽卒之變雖朝夕須臾  
亦不能也夫朝夕須臾之其無猶且不能保而  
况十年乎朝夕須臾不能得無者淺君得無于  
十年之久上得之老親中得之已而下得之妻  
孥受天之寵賜其亦厚矣豈非衆善積於家行

於躬之餘慶乎此吾所以賀也廉之於君以受  
其治初見遂以文字好合其在交際匪夷所思  
今其去也君欲廉有一言廉唯筆所以賀者以  
為送之之序夫淺君者良醫也其學之精與術  
之可貴施在於衆布在人口顯乎彰之不須吾  
言也



此本增君立達之手寫也古者無印板學者載籍皆手寫讀之中世以來乃有印板以省人工其功用亦大矣今也自經史百子野史家乘及布井之小說委巷之叢談皆能刊行編滿闡闢開生窮士苟欲讀書者不動一指不煩一毫隨微而至舉目便得故當今之世自寫一經手騰一編非有薦志者不復為也增君有官守至劇之間而為之可謂志薦矣凡在可不必為者而

增山氏書文章軌範序

此本增君立達之手寫也古者無印板學者載籍皆手寫讀之中世以來乃有印板以省人工其功用亦大矣今也自經史百子野史家乘及布井之小說委巷之叢談皆能刊行編滿闡闢開生窮士苟欲讀書者不動一指不煩一毫隨微而至舉目便得故當今之世自寫一經手騰一編非有薦志者不復為也增君有官守至劇之間而為之可謂志薦矣凡在可不必為者而







之於疾亦然襲三世之餘業陳歷代之遺方度  
箴石湯火之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寒有溫  
之設熱有冷之備有佐使君臣之配有子母兄  
弟之合凡列所以治病者豫為之主以俟其用  
及至乎診脉視色決嫌疑定可治則陰陽異症  
稟賦不同或溫或冷唯方寸所斷發用一差則  
其所以治病者適足以長病所以活之者適足  
以斃之耳失於攻擊則矯角殺牛失於遷延則  
刻舟求劍故失得之機即死生之分非超然遠

覽淵然深識者則安能為故將之於敵猶醫之  
於疾醫之用藥猶將之用兵也至其奏效與彼  
斬將奪旗敗敵却寇又何擇焉特業之異也已  
故曰上醫醫國是歲尾公疾蓋莫有辨其症  
者獨其侍醫渡邊子亮有所見焉與官醫  
橘君戮力一慮進之湯藥蓋自夏徂冬公疾  
乃愈夫仁者之壽固也且卑賤如吾豈敢為言  
惟吾子亮之於醫起死回生雅有不足為者  
焉然千乘之君有異乎士庶何則世以醫仕者



何限 官醫之來候者亦復何限前醫所言未  
脫於口後醫之議又更進意見不同則不得不  
相背而其擇之者有庶子宗室有大臣有左右  
侍從之臣羣議紛々聚蚊成雷非咻於前或掣  
肘於後雖有超然淵然遠覽深識之素而非卓  
然特立舉錯不亂者又烏能執可不動終始如  
一而竟以奏効如此之其全哉乃其平生所得  
誠忠所致然也於是 公特益其秩以賞之其  
友篠本廉往而賀曰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吁

以其道得富貴者方今之世天下亦有幾何數  
年以來讚 子之 公之德稱 子之 公之  
治者洋々乎盈耳他邦人猶且相謂曰 公其  
庶幾無疾病乎而况於國人乎自此以往使國  
人愈益被其澤熙々然詠歌舞蹈相忘乎至治  
之境者是 子有與焉也則 子可謂醫國者  
矣其有功於其道何啻彼斬將搴旗敗敵却寇  
乎吾之賀不在于秩而在乎以其道得之與有  
醫國之實也而豈特是哉又將上以竊賀 公



有其人下以賀國人賴之愈益被其澤熙々然  
詠歌舞蹈相忘於至治之境也乃申以詩又次  
前言以為序篠本廉拜

竹林宴集序

君子有取於竹也竹之為物不柔不剛貞而不  
曲君子取以為洪範三德之義非草非木君子  
取以為無偏無黨無適無莫之義君子思忠則  
取之其虛心而直無所隱蔽君子思義則取之  
其不孤根獨挺相依以成林君子思謙則取之  
其雖春陽氣王終不與衆木鬪榮君子欲恒其  
德則取之其四時一貫榮衰不殊君子欲有操  
則取之其堅節不受雪霜君子欲於理釋然則



取之其迎刃而解也都城之東有鳴鳳里里南  
有竹林約六七畝布汗漫清陰可愛戊申之  
歲二月己亥羣賢相邀會於其下有酒如淮有  
肉如丘交互酬酢酣飲終日來者不拒亡者不  
追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蓋序天倫之樂事  
接慇懃之交歡也坐有安處士者君子人也揖  
吾曰古人有以竹為不可一日無者也有曰無  
竹令人俗者也何戀於竹之如此也吾乃舉  
前說以應之宴之主人曰憑虛公子聞之欣然  
而笑曰有是我賓之言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賓之謂也請以賓之言為竹林集序



書

復村子寅書

向者惠以魚鮓冰瑩玉清製味并佳云以充節  
儀盛意一何至此僕已退

朝意在醉鄉歸而謀諸婦以乃應以此物今夕  
何夕事之際會乃爾世以今夕為天上佳期不  
知銀漢之濱牽牛之居有此佳味否有為此贈  
者否接鮓在手仰天醉語一種清狂職足下之  
由多謝何罄多謝何罄



復中村子寅

拙詩還且賜和榮甚而其所稱何敢當也僕之  
百拙詩為尤甚豈足以品足下詩然竊觀足下  
不凡之資蓄積所發為詩為文者其神秀日加  
一日蓋百尺竿頭進步不止也足下春秋富矣  
前程遠矣其究竟有不可測者可欽可欽墨澹  
一項分疏縷々小心乃爾夫滴墨落紙天然之  
画致毛穎掠邊未界之微事設使至一黑無餘  
白何介然于懷足下熟腸無他之人何過謹叙



謝之至于斯也使人殆乎不任愧懼紀事一首  
亦賜寓目事實纒々讀之翁叟應接之情狀恍  
惚在乎耳目間亦錯辭之妙使然也嗚呼彼狐  
以八百年修成之道竒出至幻之靈而一旦取  
斃者盖出於舌頭斯須之不堪禍莫慘於欲利  
者非邪禍害之投隙欲利之為門可畏哉而翁  
之所以愛之乃所以禍之也言之以助足下之  
歎息今宜奉還欲寫留一紙課兒為之而今未  
成伏乞容替留一日

簡布施氏

蒲田之遊勝遊也廉辱在其邀中敢不欣然從  
之耶唯廉有宿疾在身而艱于步故心喜於上  
而体愬於下喜與愬鬪而不能相克所以置半  
吞半吐含糊不明之對昨歸家而思之猶豫不  
決夜間往來夢寐俄而想至焉則遊中興趣豫  
恍於目神乃勃然而旺又俄而顧之肢體則其  
不可者自若意乃復頹然而廢也謂泐途行走  
之間諸君駸々乎前而廉瞠若乎後則廉悶々



於意而諸君亦或不能無介然于懷矣則得無  
與彼一人泣於隅滿堂皆不樂者比歟其於遊  
賞大覺缺坎是為殺風景吾所不取也夫度才  
而任之量力而處之乃是凡人服事之第一義  
矣廉筋力皆為疾之所歷以今量度之其不能  
也決矣敢辭在諸君則無難肋留念可也昔者  
漢帝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談以不得從與事  
故發憤且死事之大小不同而理則同如吾憤  
懣何書而布之左右亦唯憐察之通鑒第二函

自第六至第十四凡九本謹還辟座右繼以卷  
次命借幸甚正月十六日廉拜



代荻原君荅某生

某白辱惠書 車駕田獵之事逆言其盛狀誠  
如所言吾子銳氣之所溢不堪投癢乃欲往而  
一觀焉其志可謂壯矣且意謂某在從行中故  
欲屬某而果其所欲言辭縷々某深知其意矣  
而有不可者一概以謝焉吾子隔在外地我廷  
中之事不得聞而知之固其所也御獵宿戒其  
得扈從者自卿大夫以至佐吏胥徒不為不多  
而吾曹無一人得從者盖亦故事也此不得應



吾子之托也吾子必將曰某居官係顯處其所  
識朝中之士得扈從者何限其中豈無有一人  
可托一成行者乎何遽至于謝絕如此也此誠  
然、亦有不可者設使某得從 駕而與吾子  
俱或以吾子托他人而使吾子得行亦不足補  
吾子之所湏也何則 車駕臨獵其與觀之者  
惟朝籍之士與民之役徒耳凡在陪臣僉僕之  
數者皆不得與焉乃書中所謂徒聞聲響者也  
則吾子之行徒費一裝耳此吾所以一概謝絕

也某之知子非一朝夕今世人廉恥掃地惟見  
利而不聞義若吾子則不然少長猷畝市井之  
間而心能愧逐利走勢今世人寢識字者多不  
事其事若吾子則不然奉養不怠定省不闕以  
供子弟之職以行之餘力而孳、學術某嘗竊  
謂其終非池中之物今子之言乃曰雖未能為  
公侯干城而願為赴、武夫公侯干城赴、武  
夫豈必在此一行哉嘗聞諸君子之言為可為  
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



曰今為子計者業其業而不怠其所事增其記  
覽而益精其所能沉濫停蓄無事多暇之日  
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圃慎修所志  
委命供已以俟可為之時則其振拔滄塗跨騰  
風雲者豈難矣哉所謂起武夫公侯干城豈  
足為哉此所望於吾子也某於吾子非一朝夕  
之好也故因謝其所托而言及此惟吾子諒察  
某白

新樂定保者性精敏有才幹今以虛聞無實之  
譏曖昧不形之語一旦逐斥昔者何武之言傳  
喜也曰忠臣社稷之衛乃引魯以季友治亂楚  
以子玉輕重以為喻今定保之於朝廷至賤  
至微若九牛之一毛與螻蟻何以異其進其退  
固非人之所指望况於為國之治亂輕重乎誠  
非其比數也然庶竊謂朝廷之於衆庶一視  
同仁無間于貴賤譬猶江海之於杯水益之其



益也非損也泰山之於拳石損之其損也非益也今定保雖賤在卒伍微同草木沾國家之雨露食太倉之粟米勤力勞心循々奉職斥而為之代者或不賢於定保則非官寮之益而朝廷之損也定保雖不能如古人而要非庸衆人也其斥豈得非損泰山江海之一拳石一盃水乎廉於定保友也愛其才惜其退者交遊之情也私也思為之救者交遊之分也亦私也歸之泰山江海者奉上之微心也乃公也廉疎愚不

知所為乃合公私二者冒進其說布之左右集再拜



某性行淑謹讀古人書慕古人行蓋非庸衆人  
也一旦起家為外史庶私為之喜意謂自外遷  
內固其常途則其遷其在近矣既而其列得內  
遷者後先相繼而某不與焉及外局之分西城  
也某亦在分中彼後先遷者不必賢於某也分  
時留者亦不必賢於某也庶私怪長官取舍之  
者豈以愛憎為之耶何某之宜遷而不遷也何  
其之宜留而不留也抑不見知而然耶將書生



仁堂遠和  
卷  
迂濶不足幹事耶果不足幹事耶則其見分與  
不遷固宜也非不幸也愛憎使然耶則吾不知  
其為何若其不見知而然耶則其為可惜豈小  
小哉非惟為某惜抑亦為本局惜也為本局惜  
乃為朝廷惜也凡官吏之遷自有常途位逾  
其資職越其班雖有其人其才而不可相致如  
醫員之倫不得遷職吏之職之士不得入兵衛  
是也若某與此異也職掌相通而班資亦相若  
其所異者特外與內耳是其不及者僅尋常尺

寸之間所謂無高山大陵曠途絕谷為之關隔  
者也如有力者伸手投足引而進之則雖未三  
稱大材而其用豈遽出於局中諸賢下哉方今  
在公為心而樂乎善思當世之務奉法遵化憂  
勞以自任者局中諸賢莫若君、豈有意乎其  
事果得則為本局添一善良也凡本局之規一  
員缺必補一員其得善士與得不善士則君子  
小人道相消長之所係其可忽乎君力能為之  
則為之不能則存之於心可也廉素習知其為



八而其人今近在眉睫間故言之然舊知私交  
誠不免為阿於所好廉之行下寡陋其言固不  
過舉所知也昔人或有內舉不避親者顧所舉  
何如耳且也情已至而言不從亦小人之所不  
為也故不遂默之焉而瀆冒高明伏惟亮察廉  
頓首拜

託子寅致語南畝

龍之雲魚之淵飛鳥之曠野騰猿之柵梓豫章  
其得之也然後可以逞其技能而無所屈於已  
乃其飛奮跳躍翱翔王長其窮極有不可知者  
焉南畝崎陽之行亦其雲淵野木也志趣深遠  
固不可測然而由所視而推之其必有脫陳習  
之腐套出新奇之機軸卓犖不羈倜儻非常使  
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者也此吾所翹首企  
望於南畝也本宜詩歌之而不能也當往而別



亦未果也會子寅往南畝氏因託以致意云甲子七月十五日

向者廉曰人姓丹治或作丹墀秋山君自傍榜言曰彼夫也妄言如此未嘗有丹治作丹墀者廉心明知其非妄而一時倉卒不能明之退而思之亦未得其證良恨自脩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不見信於人如此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日頃適檢閱藩翰譜至讀太田原譜則得其注文所載云、者無論他書亦有載否但藩翰譜則吾尤所尊信而秋山君亦固其所敬歆也若



為廉賜讀是之一過苟以知廉前言非必妄則  
於廉足矣足下向者與聞其言故以其譜奉呈  
若為廉轉呈秋山君則幸甚幸甚

與中村子寅

西湖志復往意足下將有所取於此也其久留  
誓居勿以為意聞南畝行迫固當一別多事與  
疾更互為沮欲往而未能也足下如或相見願  
為廉致意乃以所筆伏布之左右足下在彼為  
廉口誦之亦可為廉以此代送序亦可尚可者  
唯在足下意行之不悉十五日廉拜



十  
卷

卷

有所愬於廉其大要在事不堪其劇而欲  
易其所服以去煩就閒背熱向冷也雖由事勢  
窮蹙之使然而不免為私也廉初謂彼豈宜以  
職事自私而又私之於吾哉為吾者亦豈宜私  
人之私於吾而又私之於執事哉凡志於道者  
不宜若是而執事亦豈肯私於廉私人之私而  
又私之於彼主司者哉於是口為之躡嚅足為  
之蹵趄退而顧之靜言思之亦有不必然者焉



有可不若是忍者焉故瀆冒威尊遂敢進言也  
夫牛刀勞於雞驥足疲鹽車旁觀必有為之不  
晏然者矣廉觀之為人事親孝交人和而其  
為學也篤矣廉常以為不易得之人竊謂為上  
者無意於斯文則已苟有用於斯文則也必  
需之具也而今與鈇鈍駘駘碌碌為伍跼蹐  
躅從事於斯亦勞雞疲鹽之類也若寬假之使  
少有餘暇以礪其刃養其力依之則為恩賜仰  
之則為為國育才之一端也昔明太祖特遣歸

方孝孺使竟其學留以為後世子孫之用今事  
体固不無徑庭然至其言理則有無以異者也  
夫加撮土於泰山歸涓滴於河海雖不見其增  
益其為增益也確矣子曰進吾行也蓋善無小  
大之謂也王符之論曰君子任職則思利人今  
執事任職故廉之所以不默而已者殆為此  
也不惟此也執事好善而文有心選舉才能廉  
嘗聞執事之口之也嘗見執事之身之也而未  
嘗仰接訖距人之聲色此亦廉之所以遂盡



言而不顧也惟執事垂仁採納焉

明安之間天明之初在朝之士豈無一二忠善  
有志者哉然私利相扇公行賄賂而莫之能遏  
者何也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弊風一成而不可  
動雖有善者無奈之何也今也 朝廷之間舊  
染一新號稱清明而姦邪貪婪潛伏其間者豈  
絕無哉雖然不能逞其技者何也道之消長與  
前相反善聲一唱滿堂傳響雖有腹非者不得  
不屬而和也他則姑且舍焉今為本局計前次



補善士後補善士善、相繼日以滋久則舊新相薰陶庶幾乎至清廉成風混濁絕跡矣此以漸而進之道也子瞻曰先王知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也故以不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廉謂亦是以漸之法豈特夷狄為爾革惡風治惡俗亦不出此要之不欲速成也君嘗與廉言改弊以漸之意今廉所言者豈非其資者乎前言不盡意故復有是說廉頓首

拜





